

四稜砂岩與平安鏡

在離隧道出口三分之二的路邊，她陡然停下。側柱從她的腳板彈出，機車就此歪歪斜斜地向弧形的山壁靠。車流轟隆，四面而來的引擎發出巨大聲響，偏偏她感受不到一絲震動。只有悶，空氣悶，胸口也悶，呼吸不順，彷彿來到深海一處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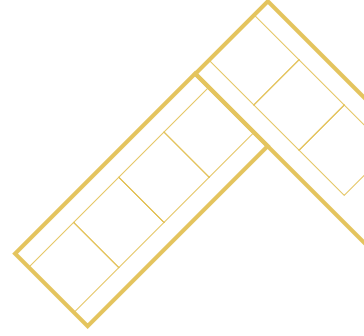
*

掛在矮牆上的兩盆迷迭香隨連日大雨褪盡綠衣。長方形盆栽淹大水，陽台也淹水，黑泥淤沙噴濺滿地。房間內響不停的群組訊息風雨更狂，從昨晚到今日清晨一路不停歇。大Boss在群組Tag慧如，問妳最近是不是有一點異常？

她想像自己坐在深窄的辦公室，大Boss能舉出的例子在心裡都盤算一遍。異常不重要，重要的現在要怎麼解決問題。應該回什麼？

攝影大哥說妳遲到三十幾分鐘。妳讓別人等三十幾分鐘。

要反駁嗎？還是先等大Boss一次說完。她垂頭，打算積亂為純，渾沌的事件中總有一個能伸手拉她一把的。至少能給她一點提示。



慧如。妳不是新人了。

當然不是。她沒說出口。連在想像中都沒有。

妳應該知道。

應該知道這是堪比雷光火石的短暫幻景，真實的情景中，她還坐在公寓的椅子上，訊息不讀不回。面對面見到Boss前的每一個刻皆翻騰，而這其中，她認為痛苦的最高級是始終不記得自己做過什麼。

等到最後一刻，她才想起今日答應房東入厝掛鏡。掛平安鏡。

房東是朋友的親戚，是面孔清癯的男人。瘦，高，平頭。當時，她看房搬家整理皆倉促，好不容易尋得離捷運站走路只要七分鐘的頂樓加蓋。真是謝天謝地。有神保佑。但是平安鏡？她向內回溯，記憶不是一個節點或平面，甚至不是一條河流，她在觸到一大片斷層的時候安靜退縮。

「掛鏡要多久？」她賴房東。

「一下下。」

「能不能等我晚上回來再掛？」

「一下下就好。這要看時辰的。」

慧如也想了一下下。外頭的雨沒停，她望向淹水的陽台，陽台的右側有一棟老公寓。妳看，房東說過，對面的牆在這個陽台的正中間，就像掛一把刀子。一把大刀砍向妳。逢刀必見血。所以這間是壁刀煞。

沒關係。慧如說。

不要擔心啦。掛平安鏡就可以化煞。很簡單。

她微微笑，把大刀看成自然景觀。

此刻，大刀帶風帶雨劈向她，溫暖又日常。

「抱歉。」還是沒辦法。她打字的手指越來越快。「平安鏡先不要掛好了。」

她不記得房東回了什麼。那天，生活的觸感剩下雨水浸泡的腳底板，鞋襪俱濕，冰冷冷的。上半身在亞熱帶陸地，腳卻留在北極海。她拘謹而恍惚地面對大Boss，眼神從一堆稿件和禮盒上垂落。妳是不是沒約稿？攝影大哥說妳沒告訴他出鏡的時間。還是妳乾脆請一個星期的假算了。

她是不可能請假的。

別人獨家，我們獨漏。整個交通組生活組都跑現場了。妳昨天在幹嘛？

什麼現場這麼重要？腦子像一台老馬達，轉動時迸出喀拉，轟隆，螺絲和釘子相互磨損的尖銳吱聲。翻出案底，她霎時清

晰。難不成是普悠瑪號出軌事件？釀十八死重大事故如定時炸彈，她趕到蘇澳新馬車站，八節車廂呈W型扭曲，她一番偽裝，潛入醫院接觸傷民，靠俗濫的間諜戲碼取得第一篇獨家報導。

大Boss的手捏著眉心。揉啊揉。

不對。那是她剛入職的事。慧如從大Boss臉上的口罩明白此刻她正面對疫情蹂躪過的眾生相。她向上浮，浮到淺水灣，浮到工程車的畫面一閃而過。重大工安意外，失控滑落的工程車撞上另一台普悠瑪號，在兩道黑暗的中間，甫出和仁隧道將駛入清水隧道的時候，死亡籠罩了下來。

妳在聽嗎？

慧如。

她在聽。聽機械高速碰撞產生深沉而爆裂的聲響。工程車和火車都翻了，在腦中翻出明顯的意圖和方向。一定有什麼在引導她。火車事故只是伏筆，而線索寫在一片片鐵軌上，她沿著鐵軌走，鐵軌的盡頭是一座闕黑的隧道。

*

水澤飽滿的輪胎飛馳而過，沙石亂噴。她的褲子沾上細細的泥，小小的碎石滾到鞋子邊緣，有一些滾到鞋子裡面。她穿素面淑女鞋，石子從腳背滑到冰寒的腳尖，然後卡在縫隙裡，刮腳。

不是石子讓她停下來的。她停得急，方從張牙舞爪的大雨進到滿天轟響的隧道，便湧出一股按下暫停鍵的渴望。偏偏，停下來以後就忘記原因了。她方向燈未打，差一點猛衝上高起的山壁

騎樓。驚魂甫定，或未定。酣暢淋漓的雨在不遠處，難道只是任性？只是不想回到雨裡？

*

還是因為平安鏡？

慧如張開眼睛。

步出大Boss的辦公室，攝影大哥在長廊的一側揶揄她。聽說妳昨天亂發CG，過音還沒過好。實習生妹妹幫妳的喔？

大Boss說她昨天沒去現場。沒去現場怎麼可能有報導，更不可能憑空蹦出CG跟過音。記憶一片空茫，如白雪覆蓋大地。但她記得平安鏡，一面沒見過的平安鏡。也許那才是真正的導火線。沒化煞，倒是化了在此長久安居的命。

房東後來又賴她，問平安鏡的事。

「沒差。」她說：「壁刀煞沒差。」

不需要平安鏡，但她需要遷戶籍。這次搬家起意臨時，跡象全無且事發突然，她急迫地需要一個落腳處。畢竟她被瘋子室友以威逼和發神經的方式趕走。

那天室友居高臨下，走到餐桌旁，在吃晚飯的慧如身邊徘徊一陣子，腳步錯落，意圖不明。慧如把稿子順過幾遍才抬頭問他要幹嘛。那張陰沉沉的臉質問：「妳把我女友藏到哪裡？」

慧如皺眉頭。

「幹。妳把我女友藏到哪啦？」

後勁這時才來，她忽地想笑。從小便知室友有心理疾病，哪

一種不知道，可能是幻想症和被害妄想症的集合體。他的情緒如閃電，來得快，來得莫名，藍天之下能橫空劈出一道。她從小被電出一番心得。

「我不知道她去哪裡。」慧如說。

「她沒跟妳說？」

「沒有。」

「妳不要騙我。」那張逐漸失控的臉噴出五六七八的星沫子在她的晚餐上面。

「騙你什麼？」

「以為我沒聽到啊？幹！妳以為，妳以為我不知道？我早就聽到妳們昨天的對話了！」

「什麼對話？」慧如看向他。

「妳叫她離開我。」

她根本沒這樣說過。她的回覆是，喔，還好吧。慧如起身，把晚餐扔進垃圾桶，稿子背好，但不確定明天會不會因為瘋子室友的干擾念錯幾個字，髒話如果像星沫子噴出來，大Boss的眼神殺大概能讓她原地切腹。

那麼，來自室友女友的原句應該是，妳哥現在睡我旁邊還能硬整晚，我離開他是不是很壞？

喔，還好吧。

她說。

但就快要不好了。

室友的怪吼總讓她聯想到一些奇異的畫面，比如說被巨大的捕獸夾抓住的花豹，或毫無預兆的春日驚雷。她沒走氣象線或環境線有點可惜呢。

室友衝進她房間，掀起，拉起，抬起，觸目所及的物品都有幾秒的騰空時間。像雲，輕輕的，再像暴雨墜落。

整個人被撞到門後，但因為場面熟悉她並無反應。室友常這樣，小時候把她的長髮當戰鬥陀螺的繩子拉，一拉一扯一放，她一轉，撞到衣櫃門板上一顆凸凸的釘子。釘子至今還在。她額上細細長長的疤也在。

這跟她為什麼停在這裡沒有關係。視線轉來轉去，看隧道的山壁，水泥的弧面在黃黃的燈光下只有一點陰影。很單調，跟她沒有顆粒和紋路的記憶切面相同，她和她的記憶都不在起點，而是在某個物體的中間。

好了。她想，趕快把畫面拉回平安鏡。

*

慧如拒絕房東掛鏡，而房東拒絕她遷戶籍。她記得他們在賴上的對話。她記得一開頭房東就希望她搬走。

對不起，我這裡可能不適合妳。

等一下。你冷靜。（配上哭笑不得的表情符號。）

是我一開始沒說。但這裡真的不方便遷戶籍。

好。沒關係。我也只是問一下。（加上波浪，感覺很友

好。)

可能還是請妳搬出去好了。

為什麼？

如果妳有遷戶籍的需求，可能還是找其他地方更好。

我其實不一定要遷戶籍喔。（搭配一個沒關係沒關係喔的貼圖。）

但妳之後可能還是需要吧？

暫時都不用。

妳要遷戶籍的話，我建議妳還是找可以遷戶籍的地方。因為我租金已經算妳很便宜了，妳遷戶籍的話我就要報稅。

嗯嗯。我知道。所以我說沒關係，不用遷戶籍也可以的。
（豎起大拇指的手，表示讚讚。）

我還是建議妳搬走。

然後呢。回顧四周，這幾日接連兩個颱風入境，從氣象圖上看，一個緊黏著另一個尾巴來，跟她的厄運好像。逃不過，只能走到颱風眼裡面。

*

慧如的朋友說妳住我這吧。那個幫她介紹房子的朋友，一聽到房東趕她，立馬一通電話打過去質問，當初我幫你介紹，你現在趕人是什麼意思。房東搖搖頭，我沒有趕人。他竟然很篤定，我只是建議她搬走，退押金跟租金可以給她。

他們吵起來，以「你如果沒有這個意思，就不能用這種語氣

打字」為主題，幾番大戰。慧如的行李和一疊稿件全攤在地上，她聽他們說話，就像聽窗外的風雨，很抽離。

抽離的時候，她的腦子轉出以前的記憶。室友睡覺的打呼聲很大，媽半夜長醒，日夜顛倒，總放著一碗吃不完的泡麵坐在電腦桌前打遊戲。爸則習慣在室友入睡，而媽沉迷在聲光世界的深夜帶她開溜。爸開得利卡溜，載她上山，跑到黑茫茫連路燈也壞掉的地方，叫她下來走走，走進山中某個無名的隧道裡面。

小如啊。爸的開頭常是這樣，往黑漆漆的空間一指，語氣沉重地提起年輕的工作，提當年的開挖工程。他說黑黑暗暗的豎井裡面沒有靈魂，說巨大的風機發出讓人害怕的聲音，也說那台十億的TBM。很貴很貴哪。爸唸TBM聽起來像DVM，還硬要用長長的英文全名解釋，tunnel boring machine，隧道鑽掘機啦。妳知道對不對？

*

大Boss知道，知道慧如剛入職時很愛打聽一些老新聞。

妳要講古喔？大Boss揶揄她。一天兩則新聞，一周一篇獨家，別人日日都在瑣碎，無用，短暫如曇花的第一手消息間遊走，她卻在深夜無人的電視台翻資料。這也讓大Boss特別欣賞她，說她具備走媒體業的難得條件。不怕累，不怕累，完全不怕累。最好手機二十四小時常備在身，如廁洗澡睡覺也不要忘記回群組的訊息喔。

能做到與社交媒體（如賴）身心結合，手指動得比念頭快

的同期，都升等升遷升出一個獨立辦公室。結果她還跟多年前一樣，縮在窄窄的墨綠隔板內。大Boss曾經不放棄，一見到她便語重心長地提醒，要活在當下，做新聞的，都只有當下。

*

當下她在隧道裡，把手機從口袋扯出，震動從大腿外側傳到手上。是朋友打給她，問她怎麼還不回來。要不要幫妳買晚餐啊？外面雨很大，我們叫外送好了。

她說我在外面吃。

沒找到原因她不會出去的。衝到騎樓的時候究竟想著什麼，到底要做什麼，是雨的關係，還是隧道讓她產生滯留的衝動？

每次都讓事情如煙過去，所以大Boss才老說她異常，說她搞不清楚狀況。啊妳最近是怎樣，跟我們活在不同的時空嗎？

如果是的話，她究竟在哪一個時空裡？

*

在爸朝她絮絮叨叨的隧道時空嗎？

爸說，妳想想看，小如，妳想想看嘛。才剛開始就遇到大問題啦。

大問題。多大的問題。慧如囁嚅，一邊看向爸故作誇張的臉，另一邊，她早就知道爸說的是只挖四百多公尺就付之闕如的TBM慘劇。遭到多重夾埋的TBM曾經在雪山隧道工程開始前被寄予厚望，但是呢，爸強調，小如妳要問問題。

這是藏寶遊戲，找到寶藏才結束，她玩過很多遍。

為什麼會壞掉？

因為水，因為岩石裡有超級多的水。爸花很長的時間解釋水怎麼儲存在岩石中，斷層或破碎帶都成為山體內的河道，而大量的水就充盈在縫隙之間。

爸身臨其境。施工時低壓區的隧道爆裂出湧泉，從四面八方，從深處，從暗處，從正前方。但爸要說的不是水，真正讓貴桑桑的TBM壽終正寢的卻另有其物。慧如得接著問。

還有呢？

我家小如真聰明。我還沒說妳已經猜到了。

爸說過很多次，但他每一次都以為自己沒說過。

不是水是什麼？

是石頭。

什麼石頭？

比那個爛機器，比那個夭壽TBM的削刀更硬的石頭。妳知道嗎？專家說岩石的硬度還有分數字，分一二三四五六七。如果石頭的數字比刀子的數字更大，就削不過去。

這樣喔。慧如點點頭。

對啊！爸的情緒在尋寶遊戲的尾聲衝向高峰。就是這樣！是因為石頭，很特別的石頭。

不知道要不要問，她應該要問那是什麼石頭。但後來是媽跟她說的。

四稜砂岩啦。

媽說。

妳爸以前很愛講。每次都說那種很硬的石頭是山裡面的神。跟肖欵港款。

媽說這句話的時候完全沒有抬頭，沉浸在格鬥遊戲裡的絢爛角色。角色出場，停格，豐乳翹臀，波浪大捲髮代表什麼？也是神嗎？

*

她走出隧道，冰冷冷的雨水打在身上。手機自她停下的那一刻便響個沒完，彷彿諸神召喚。一通同事，一通朋友，五通大Boss。

雨水在隧道口兩側匯集成小小的溪流。公司外也有小溪流，俗稱水溝。她以前常看大Boss跟客戶在那兒抽菸，抽七星，偶爾抽萬寶路，後來大Boss改抽電子菸，說要時尚，要年輕，問慧如要不要抽，她搖搖頭。

菸局可少，酒局卻很難推掉。不怪別人，她本就愛喝酒，初入職場便讓大Boss帶著走場面，應酬的局都有她，而她能喝能笑，大概也就不需要其他的了。

普悠瑪號出軌的那一年，大Boss一聲令下，新人舊人老人記者全都趕往現場。第一線的採訪何其珍貴，她和搭檔的攝影大哥從鐵軌轉至醫院，隔日又回到被封鎖的鐵軌旁。那時才發現東部的隧道之多，貫穿諸多山體。

濕漉漉的手在回撥鍵周圍徘徊。這幾年大Boss根本不下班後

找她，她是棋盤上的棄子，能喝能笑但太有個性，假日不回訊息也不接電話是禁忌。

況且，還能有什麼事？最糟的情況早就發生了。獨漏，爽約，翹班，比那些都更糟的是這個當下，她尚未想出自己停下來的原因。應該在多年前就被找到的那個原因，至今仍疑雲重重，是一道謎。

*

十四歲那年，諮商師曾問她怎麼看待父的離去。她想好久，那整個下午以及之後的下午，她都因為問題像老鷹盤桓上空而恍惚惚。

父臥軌以後，慧如才忽然意識到身上有些難以解釋的症狀。生活的困難都是具體的；她常抽離，回過神時已經失去一大段時間了。

去過幾趟輔導室，在媽一邊操作波浪捲髮戰士的同時一邊解釋輔導老師的建議。應該去諮商。媽隨便選一家第一次免費的。

最後幾次的諮商，慧如慢慢喜歡上諮商師高高的鼻樑，像山脈，隔絕兩座橢圓的視覺之湖。她慶幸諮商師從沒要她放輕鬆，或強調慢慢來之類的鬼話，反倒那溫柔又鏗而不捨的態度吸引了她。她感受到諮商師明明知道自己有所隱瞞卻仍循循善誘，試圖撥開厚厚的雲層，找到關於她的真相。

某一段時間，她也努力尋找父真相。只是記者關注的從來不是真相，更多是流量，是能夠瞬間吸引眼球的東西。

入行後，她花大把的時間報導寒流保暖祕笈，也有夏天冷氣這樣開最省電的系列，一日狗仔跟拍明星出軌的證據，潛入某知名宗教團體蒐證，揭發該宗教領導靠信徒捐款成為一方富豪。

交通組，娛樂組，生活組，科學組。印象中，慧如曾經為了找一則獨家翻遍海內外新聞，最後聯絡了一所高中學校物理老師，那人兼職做Youtuber，願意讓慧如採訪，做幾個看似驚人但原理通俗的小實驗。

*

這次實驗倒是很成功。雨水讓她靈感湧至，她猛地向內走，縮回轟天巨響的隧道內，撥電話給室友。

「靠。」鍵盤聲像叢林裡的噠噠槍戰，子彈落下，接著是一連串問候隊友祖宗的語助詞兼口號。未了，那邊才傳來短短一聲：「衝啥？」

「我要說你女友的事。」

「妳那裡很轟欸。」

「我知道她那晚去哪裡。」

「妳在講什麼啦？」

「她去佛寺。」想了一下，慧如還是決定告訴他。她其實心疼室友的女友，跟瘋子在一起多不容易。

「是我跟她說的。她想找一個平靜的地方。」

「佛你爸。幹。」室友掛斷電話。

佛我爸。

慧如終於想起來了，想起後竟不自覺地撇撇嘴角。根本不是什麼大事，不是什麼讓她生命就此一轉的事。她只是在暴雨中被孤單莫名的情緒攫住，突然想念爸，而與爸最接近的地方是隧道。

伸長手臂，手臂與隧道的水泥牆之間有五根指頭和一片薄薄的掌心。她安安靜靜地觸摸潮濕的水泥壁，濕氣竄上來，像好久以前的某個場景，她那時不需摸石壁就能感受到黏滑的水氣。她那時的手中握有幾個硬梆梆的石頭。

可惜此時伴身的只有手機。電話又響起。來電顯示是大Boss，她提一口氣，氣憋在腹內才硬著頭皮滑開。未料那頭的人連試探和招呼也免了，單刀直入，全程沒她說話的空間。

「不要怪我不客氣，慧如妳也知道，妳最近沒心了吧。合約年底就到期，續約什麼的不用想。大家就好聚好散。說真的。妳這幾年很辛苦，妳以前有熱情，有幹勁，我都看在眼裡。可是這幾個月，不要說那麼靠近的，從去年年底開始……」

一隻手撐著水泥壁，拿手機的另一隻卻先垂下來。她應該早把電話摀掉，也應該跟那頭喊收訊不好，等等，收訊不好。喊了沒用，那頭的人話一直講，一直講，她只好才頹然地坐回機車上。

此刻，視線被隧道拉長，時間竟然也一併被拉長，拉回過去。她望向遠方，隧道外的大雨霧茫茫，眼睛也霧茫茫。

*

糊成一團。眼前的東西全都糊成一團耶。慧如眨眨眼，沒動，彷彿看到一堆一堆用便宜的橡皮擦擦過的痕跡。霧灰的，霧黑的。不用擔心。慧如的心裡有一塊沉沉的鐵石幫助她穩定，有經驗的事沒什麼好怕的。

她只是從一段時間跳到另一段時間。

光線從網格狀的紗窗投射進來。她摸摸自己的屁股，然後摸屁股下的那張椅子。果然，她已經不在機車上。不過那張椅子還真軟，她的身子一往前，就差點陷下去。還好大腿出力，撐著，往後挪，這才把身體穩住。

抬起頭。她得面對這裡的現實，面對眼前那個短髮的女人。女人鼻樑很高，很高，從平平的臉皮上橫空矗立。嘿，女人說，這不是妳的錯。

從喉頭深處發出一聲高亢的笑。慧如根本憋不住。哈。拜託。她澄清。當然是我的錯啊。大Boss雖然刻薄，但從不無緣無故找碴。坐在那種位置上的人哪，她知道，要搞走一個小記者不用等到現在。

怪的是女人沒回答，一雙眼睛直直盯著她，問她要不要飲料。可爾必思好不好。甜甜的小朋友都很喜歡。

小朋友？慧如東張西望。女人的臉很熟悉，幾個字湧到嘴邊，頓覺情況不對，又縮回去。

妳有沒有想過報警呢？

職場霸凌嗎？慧如腔調裡笑意蔓生。

霸凌？女人蹙眉。我的意思是，爸爸把妳載到山上，載到山裡頭的隧道，然後呢？他對妳做了什麼？

慧如不知道她提爸做什麼。爸雖然帶她到小小黑黑的隧道。但爸除了對山壁怪吼怪叫，歇斯底里，就沒有其他的事了。她沉默地打量女人，看細細暖暖的陽光粒子浮在一件奶油色的毛衣上。

開那麼遠去山裡，妳早上不用上學嗎？

當然要。

但是妳整個晚上都沒睡覺。

我去學校睡。

慧如把可爾必思喝光，找時機去廁所尿尿。廁所的鏡子缺了一角，但她依然清楚地看到了那張臉。自己小時候的臉。五官還沒開，很多東西都縮在一起，眼睛，鼻子，嘴巴跟偽裝。她想起客廳的女人是她十五歲的心理諮商師。這裡還沒有大Boss，她還小呢，還沒走入艱辛的媒體業。

諮商的主題總繞著爸，以爸為中心向四周鋪起一張網。網一下子連接到以螢幕維生的媽，以她的長髮陀螺為樂的室友，繞一圈，回到爸的身上。爸晚上為什麼要帶妳去隧道裡面？

慧如不知道，這種時候，她只好和諮商師說起爸的神。隧道裡的神是爸的保護色，就像她也有屬於自己的保護色。爸說當初是神阻擋了TBM，這個工程根本不應該開始。觸怒神的下場，人不能負責。

諮商師的眼睛像沒有波紋的湖水，很平靜。

哪一種神？她問。

慧如不能回答。

像上帝那樣嗎？

慧如聳肩。誰知道上帝是怎樣。

那妳有沒有信仰？

當然有。慧如認為應該要這樣說。

妳的信仰是什麼？

想了一下，慧如說。我自己。

諮商師的嘴角撇出一個短小的弧度。只有一邊向上，看起來像歪掉的勾勾。

*

她的身子也歪歪的。看到房東那張黑黑圓圓但稜角分明的臉的時候，她歪歪的身子一下子坐直。

「那個。」房東停頓好久：「妳還好嗎？」

她當然不好。

「需不需要幫忙？」

「不用。」還沒想，話先像子彈飛出來。

「那個。」房東向前一步。

她沒動，只有眼睛瞪得老大。

手機螢幕閃出一道白光。房東把和朋友的對話紀錄攤在她面前。

「她找不到妳。很急。要不要撥電話給她。」

「喔。」慧如總算回神，逼自己開口：「好。我打給她。」

手機從口袋中擠出來，滑開第一眼是凌晨一點十五分。她按掉螢幕，又開一次，凌晨一點十六分。一瞬間，通知像機關槍，碰碰碰，綠色紅色黃色，成為夜空中繽紛的煙霧彈。

隧道現在都空了，許久沒有半輛車。房東說他晚上偶爾跑外送，十二點五十分才接到表姊的電話，給他兩點一條線，叫他去回的路程都騎一遍，看能不能找到那個死不接電話的女人。

「你眼睛真利。」她下評語。

「跟我的眼睛沒關係。」房東掃一圈空蕩蕩的隧道：「整條隧道就妳一個人啊。」

*

隔天，慧如中午過後才出門，大Boss說得那麼直接，她要趕快到辦公室收拾東西。紙箱沒有，塑膠袋紙袋垃圾袋倒是一堆，她收好，日曆通知告訴她上次欠的人情今晚得還。

物理老師兼職Youtuber的男人訂了義式餐廳，她赴約時畫上淡淡的粉底和眼影，應對公式如下，她會帶著淺淺的微笑聊天，不深入問問題，也不深入回答問題，她不用演就能展現出一個無聊女人的特質。

可惜，無聊女人一眼就被那人皮夾裡的照片給吸走，冷靜一瞬間破功，卻成了微微顫抖又萬分激動的混合式熱情。照片是一群工地的男人，她不知道是自己眼花還是真的看到了，終於看到了，看到爸年輕的樣貌。

儘管如此，她還是逼自己吃完那盤義大利麵後才開口。

物理老師沒吐露很多，他說那是好久以前。二十年前，不對，三十多年前。說完不好意思地笑，居然精確爆出自己的年齡。

總之，他擺擺手，說自己曾經在竣工前去過一次，當時他還小，被帶到工地的休息區寫作業。聽說當日有人被一種機器捲入，很大型的機器。想了片刻，還是說不出機器的名字。慧如趕緊用手機查圖片，是這個嗎？是不是這個？

對。對。對。

他說意外發生之後，目睹整件事情的工程師在隧道內大吐特吐。

慧如立馬指向照片，指著爸問，工程師是不是這個人？

物理老師不知道。然後他指了指照片中另一個黑皮膚的男人，說這是我爸，工程期間他有一條腿被怪手輾過，現在還埋在隧道裡，跟山一起。

跟山埋在一起的還包括慧如從來沒告訴諮商師的童年紀事。比如一到隧道她就變成四稜砂岩。那樣堅硬，強大，無人能夠傷害她。偏偏她卻傷害了別人。四稜砂岩傷害了TBM。她傷害了爸。

從單一卻反覆的事件中向前推導，溯源，拉線頭。拉出的感受拼貼一張張破碎畫面，也終於拼貼出爸第一次帶她上山時走的彎彎山路，山路讓得利卡變成嬰兒搖籃，她睡得昏天暗地，無夢且安穩。車停了沒醒，爸靜悄悄地把她抱入隧道。她躺在全然無

光的空間，背緊貼著那一片滴水的岩壁。是因為濕氣才逐漸睜開眼睛的。她以為室友尿尿在她背上。一驚，趕忙坐起，從黑暗到另一個黑暗的瞬間，她聽到爸的聲音。

想都想不通。

想不通爸為什麼要帶自己來這裡。

想不通當時，她明明還那麼小可是防衛心卻特別重。（估計是在室友的淫威下訓練出來的結果。）也想不通她為什麼在深深的漆黑之中生出一股巨人之力。

她很確定自己非常清醒，沒假裝在不遠處發出嘶吼的人不是爸。她知道是爸，也知道那種吼叫聽起來有一點像哀號。我是TBM，我是TBM。爸的咆哮裡她唯一能辨識的是這一句。

慧如的背脊打直，整個人平貼在弧形的山壁。便是在這時，她的脊椎融入隧道，成為隧道一部分，也成為那座山脈中最為堅硬的岩種。那麼，她當時為什麼要這麼做呢？與爸無關，是她起的頭。

是她心裡有惡劣的，歪曲的，不光明的念頭。畢竟，在爸提起四稜砂岩以前，她就已經是四稜砂岩。只有變身成四稜砂岩才能面對家裡的日子。

彎下腰，她向山道中的碎石頭摸去。石頭濕滑，沾滿泥土，而且有非常尖銳的一面。高舉手臂，想像自己是棒球投手。向後，向後，拉長的肌肉產生好大的阻力，然後彈回來，手臂朝前，石頭往聲音的方向飛擲而去。

爸的怪吼停了。片刻跑到她身側，呼吸急促，胸口劇烈地起伏。

小如。對。就是這樣。

她不敢說話。她不敢相信自己做的。

再丟一次。

她說不要。

拜託。妳這次丟用力一點。

她問為什麼。

妳不要問為什麼。爸突然變兇。聲音貫穿又黑又冷的空間。

她說那我不要。接著，手臂很用力甩幾下。

小如。我是TBM。妳要殺死TBM。

她乾脆不說話。

妳是TBM的剋星。

TBM到底是什麼？她根本不知道爸在說什麼。

TBM就是壞人啦。爸好激動，抓住她的肩膀，但她一扭就掙脫，看爸轉動的眼珠子猛地跌落，墜入深暗的谷，然後在谷底變成TBM；頭往牆上撞，撞不夠，改成鑽，鑽啊鑽，鑽得額頭斑斑血跡。小如。現在。現在拿石頭砸我。用力砸我。

慧如竟然真的被蠱惑。她沒有呆成化石，只是行動之前一直抖。空抖。

*

朋友的家多裡多了一個水族箱。長方形透明的盒子，上頭有

小小的燈，裡頭只見水草不見魚。怕養死嗎？慧如笑問。

朋友搖頭卻不否認。慧如搬來的那兩盆迷迭香已死，證明她對園藝上毫無天分。是颱風的問題。朋友自有套說法。沒有太陽本來就會枯萎嘛。至於水族箱。不知道什麼原因，朋友竟閃爍其詞，一下子說養美觀，養心情好，一下子說水族箱放在這個位置對身體有幫助。

對身體有幫助？

慧如向後退，仔細審視一遍這一房一廳一衛的格局。連廚房都是從玄關搶來的空間，在鞋子和溼答答的折疊傘旁煮飯，現在硬是在牆邊的矮方桌放一個水族箱，她跟朋友說，早睡對身體有幫助，運動對身體有幫助，辭職說不定對身體有幫助。失業之後，她大方地失去時間，不用擔心曠職或翹班。可是水族箱？

唉唷。朋友拍她的肩膀。妳好較真喔。

慧如皺起眉頭。

隔日，陽光從微開的窗簾縫隙如金色瀑布灑落。朋友一早出門上班，慧如則睡眼惺忪地看見她幫只有水草的水族箱換水。中午她聽見門鈴聲。慧如從陽台向下望，沒看見黑貓或快遞的車子。她也沒叫外賣。

「嘿！」

「嘿！聽得到嗎？」

她向前，探出頭。

「那個。是我啦。」

房東賣力地招手。

慧如一愣，馬上打電話給朋友，朋友上班忙，耳邊是馬路的轟響和極快極快的步伐，大概在趕時間，一邊說話一邊有重重的呼吸。等一下喔，我回訊息。等等，妳剛剛說什麼，房東，我表弟？

他在樓下。

今天下午沒空耶。朋友噴了一聲。那個豬頭客戶到底要跟我改幾次時間！妳說我表弟在樓下幹嘛？

我不知道。

叫他打給我。

喔好。

等一下！

朋友靈光乍現，哎呀好大一聲。我叫他來的。

他來做什麼？

掛平安鏡。頓了片刻才解釋，我最近不順，想改一下風水。

慧如不曉得房東還能當法師用。

平安鏡是一面圓形鏡子，中間貼紅色小貼紙，房東說那是金剛神咒貼。掛鏡前，房東先把手機拿出來，放在水族箱旁邊，設了一個鬧鐘提醒，因為要看時辰。接著他走到陽台，讓鏡面迎接陽光，反射出一道極其亮眼的的光芒。而慧如就坐在屋內，眼盯倒數的電子計時器。四，三，二，一。噹噹噹。

房東這時轉身，念起金剛神咒，邊念邊把鏡子掛到大門的中間。他說這裡是路衝，所以才要掛鏡也要放水族箱。水也有化煞

的功能。煞氣重的話，水很容易混濁。

門打開，慧如已經站到門邊。門上掛鏡，她臉上掛笑。室內的空間真小，一點也不適合坐著聊天，而且他們不是需要聊天的關係吧。

掛完鏡，門把向內，向自己，她親切地把房東的包包拎在手上，準備隨時給他。不過房東接過包包後一動也不動，反而向內翻，翻出一盒巧克力和一瓶酒。

慧如怔忡地看他，他黑黑的臉上有一絲羞赧。

「那個。」

慧如直覺想把門甩上。

「沒有啦。」

沒有什麼。

「我覺得，我還是要說一下，不能就這樣。」

慧如的眼神有一點渙散。她不喜歡這種場合。

「遷戶籍的事情是我太神經病。」

神經病。現在提這種事也神經病。

「所以，那個。」

慧如握著門把的手忽然變得好用力。

「就是。真的對不起。」

對不起有用嗎？沒來有地，慧如用盡全身力氣，握住那個不鏽鋼的門把。握得好緊好緊，指骨發白，發青，發出疼痛，發出連自己都不曾察覺的恐懼。她等那麼久才不是為了聽這個。此時

此刻，她的臉上還掛著招牌微笑，沒關係，沒事的，她肯定要這麼說，然後用最快的速度把人送走。

「掛平安鏡的話，什麼煞都可以化嗎？」

開口的時候她好驚訝。聲音其實很平淡，居然是真的好奇。房東也愣住了。他隔了一下子才回過神，慢慢解釋學了好多年的易經。他上易經的課，他說影響風水的關鍵是陽光，空氣，水，植物，顏色和形狀。

「多兇的煞都能化掉嗎？」

「要看情況。」

「那石頭會不會影響？」

「石頭？」

慧如欲言又止，最後搖搖頭。她是不是瘋了，她剛才到底想問什麼。想問能不能化去硬度比隧道鑽掘機更硬的岩石煞嗎？才沒有那種東西。還是說，她想問平安鏡能不能化掉她，化掉她整個人，化掉她跟隧道的古怪連結，化掉她的憤怒和因憤怒而動的念頭。那麼再來呢？她期待一面鏡子能做什麼？

鏡子化不掉的，就扔進水族箱好了，就把所有的扭曲與邪惡通通丟進水族箱內。一切都將在密閉的空間浮浮沉沉，最後由水草吸收而去。

蘇筠雅



個人簡介

1996年生，現居新北。喜歡爬山，討厭水果，正在努力嘗試有知識的想像與創作。曾獲高雄青年文學小說獎，臺南文學散文獎、後山文學小說獎。

得獎感言

感謝與我分享苦難的朋友。回頭看，才發現故事裡許多真實事件。一直想處理精神疾病的議題，想試圖從各個角度切入，但這些，其實都很片面。我沒辦法真正理解，就算百般努力，常常只在邊緣打轉，還常常用錯誤的方式傷害了別人。人的共感與理解有極限，然而生命裡的痛苦太多，文字能承載的，卻太少太少。

此篇書寫極為隱晦，令人有許多聯想，主角在職場遭遇的冷落與邊緣化，以及因為報導而觸及個人童年遭遇，不斷觸動她的回憶，她與父親在隧道裡的那個場景，父親的死，以及她與父親之間究竟發生什麼，成為讀者的懸念，最後平安鏡的意象安排也很巧妙。建議可以將職場的部分濃縮，與父親的過往寫得更清晰些。



AWARD
LITERATURE